

# 沿着塞纳河 到翡冷翠

黄永玉



From the Seine to Firenz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 黄永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552-4

I. ①沿… II. ①黄…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4218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赵 萍

美术编辑 陶 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3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4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52-4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致皮耶罗老兄  
(代新版序)

黄永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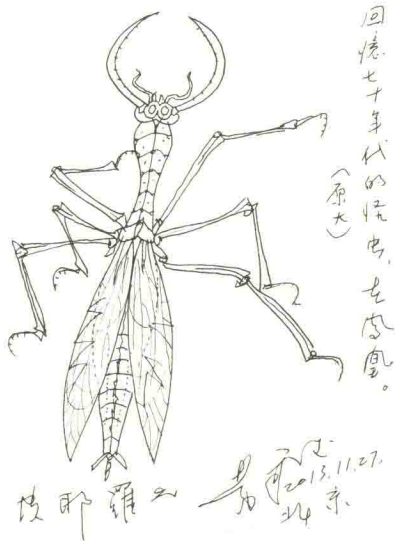
皮耶罗老兄：

你写的序真好，难以想象一位终生研究小虫（在我粗浅的知识范围内，把微生物、细菌这类眼睛看不见的东西都叫做“虫”）的伟大科学家能写出如此纵横潇洒的好文章。我读了又读，忘记了你的本行，几几乎错认为你为文学界的同行。

对你的行当，我是很好奇的。眼睛看不见的那些“虫”，有心、肝、肺没有？稍微大一点的跳蚤，怎么一蹦那么高？按照比例，人如有这么大的能耐，落回地面之后岂不摔死？所以我认为上帝在生物造型设计上有非常聪明仁慈的安排；公式如下：动物的弹跳能力与其体重成反比。如大象，如胖男女。

“虫”这东西，我不懂的太多，一知半解的东西更多。比如半夜三更睡在床上看书，发现一颗细红点在书页上慢慢移动。它大约只有头发直径的二十分之一大。顺手指轻轻一抹，书页上留下一颗小小红点，红得抽象之极。我给它算过，三十秒走一英寸。它怎么到书上来的？爬？飞或跳？来干什么？

自从前几年在你西耶纳家中做客以后，凡是碰到“虫”



这方面的事，马上就会想到你。

四十多年前，我在老家凤凰，一个下雨的晚上，飞进屋里一只大虫。我抓住之后把它钉在木板墙上。翻遍昆虫大辞典都找不着根据，现画上奉你一观（我清楚你不是研究这一类大虫的）。

世上有很多巧事。

你出生在西西里，我出生在湖南凤凰，各在地球的一端，两地民族性的强悍、气度那么相似！这是一。

我的女儿不远万里到意大利读书，遇到你的女儿玛利

亚，成为好朋友，多年一起在湘西、贵州、四川……做“扶贫”工作。这是二。

我凤凰几百年的老房子原在孔夫子文庙隔壁。多少代人做的是执教“私塾”和料理每年祭奠孔夫子的的工作。没想到我在意大利翡冷翠找的住处却跟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个镇子。每次进城都要从他老人家门口经过；阳台上隔着层林早晚看到老人家院子。我从小到老，居然有幸亲近东西方两大巨人。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五六岁，妈妈就在院子乘凉的时候说过，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名叫列奥纳多·达·芬奇，他是意大利人。

同时还发生一个我不太愿意讲的事情。（还是讲吧！）我家乡天主堂有个神父是意大利人，他研究医学，是个经常给老百姓看病的医生。他的研究室里放着许多玻璃罐，其中几个泡着逐渐成长的婴儿胚胎标本。不懂事的闲人以为他像泡腌萝卜似的泡小孩吃，赶跑了他。差点丢了性命。

蠢事代代都有，毫无办法。有的可以原谅，有的是认识水平问题，所以来来回回的历史片段相当精彩。

明朝万历时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就写过以下这些话：

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面皙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

隐起顿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

你大我五岁。听说你这个九十五岁的人还天天上班。  
这令我十分佩服。





我五年前开始写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在故乡的十二年生活，约八十万字。最近已经出版，共三册。

第二部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五年。约六十万字。

第三部写一九四六年至“四人帮”垮台，大部分在北京的几十年生活。最少一百五十万字。

问题是我九十岁了。做过的事情不算；正在做的事就很难说了。上帝有多少时间给我呢？

中国一句老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想到你还每天上班下班。我的勇气就来了。老兄！不学你学谁呢？

前几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问黑妮：“意大利的小孩穿不穿开裆裤？”

黑妮大笑说：“没有。”

我们是兄弟，你大我五岁；那也就是说，我呱呱坠地之际，你若在中国，五岁的孩子，肯定是穿“开裆裤”的。

我这本书，多亏你的女儿玛利亚和我的好友陈宝顺先生费心费力地翻译成意大利文，衷心地感谢他们二位。这本书能让你和更多意大利朋友看到，是我多大的荣幸。

祝

快乐健康！

黄永玉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北京

# 意大利文版序

彼得·奥莫德奥

我手捧着书，手指夹在书页中间，不时地停顿下来；我沉浸在遥远的过去，向往着许多熟悉的地方，缅怀我曾经喜爱过的人。黄永玉先生用清晰、明快、美妙的语言叙说了他在巴黎和翡冷翠逗留期间的故事，乃至莫斯科和北京的一些故人、往事。

来到巴黎的人，谁还不匆匆赶往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去参观，或者漫步在塞纳河畔呢？成千上万的人仰望桥上的美景，低头倾听湍急的河水拍打桥墩发出的漩涡声。洛东达（Le Rotonde）咖啡馆虽然鲜为人知，有时走累了，我也会去那里歇息，看着宽阔的蒙帕纳斯大道来去匆匆的陌生行人。那是1936年3月还是4月的事情了。

黄永玉去过的这家咖啡馆，布拉克、莫迪里阿尼和他美慧的妻子简妮、毕加索、爱伦堡也去过；以及后来的列宁及其同伙，他们在那里曾经梦想策划一个新俄罗斯。所有人都对他们刮目相看。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是背对他们喝我的啤酒，由于啤酒价格昂贵，我还担心衣兜里的钱够不够结账呢！

毕加索！对啊，我们见过面。1949年在普莱耶尔大厅相遇。那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那年他的小女儿帕洛玛

出生了；他画的和平鸽展翅飞翔了，巴黎满大街墙上贴满了和平鸽。毕加索给我的印象身材矮小，宽厚的肩膀，是西班牙人典型的身材，和我想象的却完全不同。

爱伦堡，我是两年后遇到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艺术评论家。他自我介绍是一名记者。谈到他战争期间的工作时，他的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不是因为见到过战争创伤和承受过艰难困苦而忧虑，是对战争可能卷土重来而恐慌。他说俄罗斯广阔的大草原，因其色彩单调，不能激发画家的灵感，却能引发歌唱和音乐感。我顺着他的话题联想到那些牧羊人用轻声吟唱伴随自己的孤独，吹奏有浓厚鼻音的风笛，或者含在嘴上的乐器（marranzanu）模仿鸟的叫声。草原的色彩真是太单调啦。

我是怎样听懂爱伦堡的谈话的？他当时是讲法语，还是导游给我轻声翻译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法捷耶夫也在座，他身材高大，神情专注，目光冷酷，脸色通红，像似伏特加酒喝多了，像一名正在广场上吆喝的军士。永玉说法捷耶夫手里掌控一根“文化指挥棒”。我从未见识过这根“指挥棒”。但是当我读到《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本书时，我想起了书的作者布尔加科夫说过，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联文学正统的卫道士。斯大林逝世后，法捷耶夫自杀了。这件事也许永玉不知道。也许在俄罗斯境外，就只有永玉和我这种巧遇的旁观者还提起他。

我真想找一本爱伦堡的书来读，天知道它被翻译成哪些语言。我还想找一张洛东达咖啡馆的明信片；每次来到

巴黎我总会去那里，坐在原来坐过的椅子上，浏览咖啡厅内墙壁上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像、图片和那些潦草的签名。我深信，永玉和我对那个特殊的环境有着很多共同的记忆。

永玉出生在湖南省，我出生在西西里岛，相隔几乎绕半个地球的距离。然而在我们的共同回忆中，涉及了许多名人往事，甚至还有那些名气不大的名人，譬如诗人路易·阿拉贡，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名胜古迹。

我们就像两个未曾见过面的亲兄弟，九十年后哥儿俩才团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追根溯源，我的女儿玛利亚有一天对我说：“爸爸，我的朋友黑妮，她的爸爸要为你九十岁生日画张像。”于是黄永玉从遥远的东方，一下子出现在我西耶纳家里了。他给我画了不只是一张，而是两张像。第二张比第一张小一些，显示出一种幽默夸张。那是在他对我本人、对我的过去有了深入了解之后，满怀手足情谊的感觉画的。而我是看了他的画，他的雕塑，他的桥和读了这本书之后才感受到我们兄弟般的情谊。以我一生对生物学的研究和从事的教学工作，我却无法诠释这种兄弟般的情谊。

说说阿拉贡的一本诗集：书名为《在异国，在本国》(En étrange pays, dans mon pays lui même)。叙说外国人身处异国他乡的感受，一般会感到“水土不服”“感情上不相适应”。然而这些描述都不能说明一切；还可以说是“随缘不变”，就像一个孩子看着母亲，虽然母亲穿

着同样的衣服，但是在孩子的心理上把妈妈又看做另外一个人；这样他们就会永久地变成另一种关系。这就是我对阿拉贡诗的理解。

遗憾、愤怒和忧郁都不适用于永玉。永玉对我们说过他在养猪场受到的“再教育”，对他而言，不过是一次荒谬的经历，对此他并不感到愤然，只是感到好奇；他很乐观，甚至还感到生活丰富多彩。

永玉喜欢雕塑家罗丹，尤其喜欢身穿贴身长袍的巴尔扎克塑像。当时这座塑像并不受客户喜爱，罗丹毅然退还了定金。白色的石膏，幽灵般的色彩，塑像依然摆放在博物馆一个角落里，见证着某些评论家愚蠢的官腔。然而在菲利克斯·德吕埃勒广场，伟大的陶艺家帕利西身着工匠皮围裙的塑像，正在期待着他。永玉没有提到罗丹塑造的女性人体雕塑，农村妇女那种粗壮的体型。

永玉塑造的铜塑女性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一种难以形容的飘逸。她们并不瘦骨嶙峋，她们像海水拍打在岩壁上溅起的浪花一样，飘逸飞翔。尽管她们是铜塑，即使放在露天也会冒一定风险，令人担心她们会随风飘去，飞向太空。流传过这样一段趣事，一个宇航员维修空间站外部，他穿着厚厚的宇航服，拿着工具在失重的太空中行走，竟然邂逅一名飘然而来的女子，她面带笑容、裸露身躯。他一见钟情，全然忘却了维修工作，意欲随她而去。长长的救生带生生地拽住了他。伙伴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拉回舱内。从此他天天扒着舷窗往外窥视，希望再看那姑娘一眼。

永玉的雕塑给人的就是这种感觉。而罗丹的雕塑却完全不同，耸立在那里等着你来，随时准备击你一掌。

对不起，我跑题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地面。

黄永玉先生的大画、小画、彩画或水墨画像中国漫山遍野的鲜花、托斯卡纳的田园和梵高画中的向日葵，绚丽多彩。

我这位年轻的兄弟画过画，做过雕塑，还设计了一座桥，美化他的家乡。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了桥梁的不同功能及其多样性。而我更喜欢把桥视为连接不同国界的象征。

古罗马对修建连接台伯河两岸桥梁的人赋予崇高的荣誉。他们称“桥梁设计大师”为“Pontefice”（也是对教皇的称呼——译注）。这是一个非常崇高而光荣的头衔。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称呼永玉“大师”，而应该称呼他“Pontefice”——桥梁设计大师，不过这是他并不情愿接受的称呼。

九十岁生日快乐，兄弟！祝愿你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奇迹，以及……

等一下！别忘了把雕塑关进笼子里，以防她们飘逸而去。还得小心比扒手更危险的“飞车党”（销毁报废汽车的行业。戏谑地比喻人老了可能遭此厄运——译注），翡冷翠就有很多呢！他们想要铲除一切废旧的东西。小心哦！

（陈宝顺 译）

原版序

黄裳



永玉从北京打电话来,说他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要重印了,要我写一篇小序。近来实在写序写怕了,每逢接到“命令”,总是胆战心惊,千方百计想躲避。但这回却两样,我读过这本书,觉得写得极好,留下的印象深刻而鲜明。在新印本前说几句话,是愉快而光荣的事。赶忙从书架上找出了原书。我的书杂乱放置,要找一本是非常困难的。这次却不然,一索而得。看看题属,还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永玉过沪时相赠,是送给内人和我的。光阴似箭,转眼十二年过去,现在只能由我一个人把玩欣赏了。什么是“故人”“旧侣”,这就是了。

过去画人文士常常自己或由旁人品评自己的艺术成就,如“诗第一,画次之……”之类,这往往是不大靠得住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也许是自谦,也许不是,内藏玄机多多,不可尽信。永玉是个“好弄”之人,木刻、绘画、雕塑、造型艺术……之外,尤好弄笔。散文、电影剧本、新诗、杂文……样样来得。在我的私见,他的画外功夫,以散文为第一。他的散文写作,也包括了许多方面。如极简短的配画的语录体短文,包含丰富的哲理意蕴;扩而广之的《水浒》人物画,题画不过简短的